



多年前黄河母亲的一次任性，在鲁西北平坦肥沃的土地上，留下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胎记——随风而动的沙丘，还有种在沙丘上的桑葚树、棉花田。夏津县小韩庄，就坐落在这古老诗意的黄河故道上。因撰写小韩庄村史、搜集整理影像资料，笔者有缘结识了上世纪60、70、80年代分别在这方土地上走街串巷的三位照相师傅：他们或徒步或蹬自行车或骑摩托车，脖子上挂着照相机，带着背景布、塑胶花、手摇铃等“道具”，跑集市、串村庄、去学校……捕捉着乡村的风情和气韵，也留下了乡土发展变迁难得的影像记忆。



李义福

今年84岁的王文华住在北城街道办事处岳庄村，1955年参军入朝，三年后回国，接着进藏平暴，又是三年。许是走过的地方多，胆子大，回到老家后的他一直不“安分”：一边做小生意，一边到县城唯一的照相馆拜师学艺，还不顾家人的劝阻，用自己积攒的500块钱买了台“海鸥”旧照相机！“那时候，500块钱都能盖一座新屋啦！”

在那个特殊年代，做买卖并不被允许，王文华愣是不信这个“邪”。因此他的照相生意也经常遇到“险情”。

记得有一年年关，正是王文华生意的“旺季”。集市上，忙活了一年的大人牵着孩子，置办年货。

花盖新屋的钱买了台旧相机

照相师：王文华 从业时间：上世纪60年代初至1979年

“过新年啦！来，照张相留个纪念吧。”王文华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热情地招揽着生意。突然，他看到两个穿制服的执法人员径直朝他走来，一脸严肃。早有警惕的王文华见势不妙撒腿就跑……执法人员紧随其后，猛追不舍，怎么办？要是被抓了“现行”，肯定会以“投机倒把”罪论处，不仅相机会被没收，还要进学习班接受教育。这时，他急中生智，在猛然拐进一个胡同的瞬间，把相机扔进了一旁的柴火垛……等他筋疲力尽被抓住时，死活不承认自己的“罪行”，总算逃过了这一“劫”。

尽管整天提心吊胆，王文华还是丢不下这“一本万利”的照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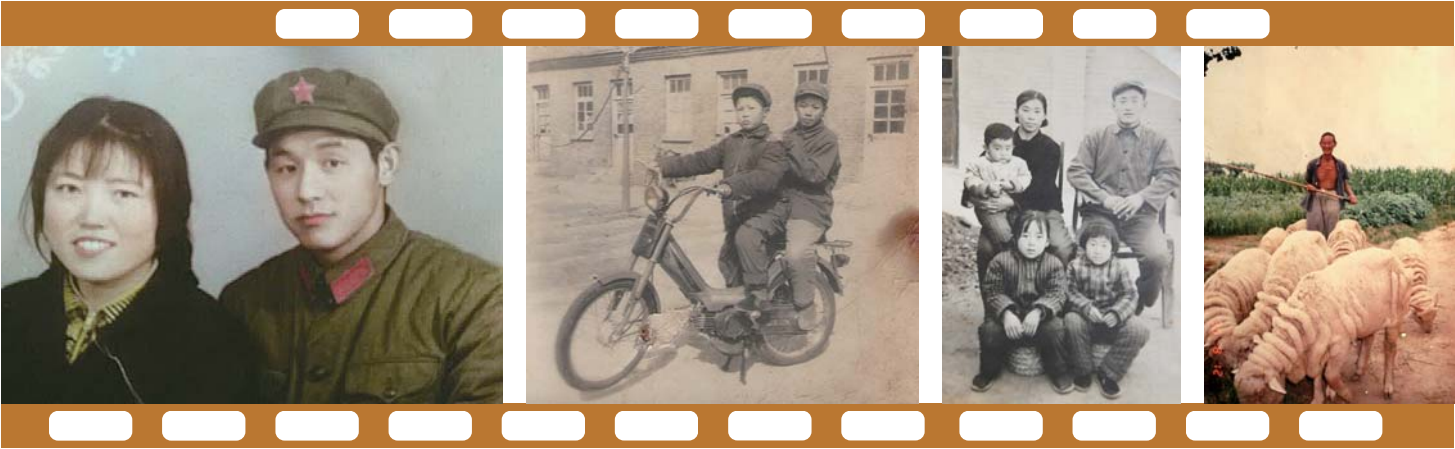
生意。他曾细致地做过成本核算：早期“120”相机用的胶卷三毛六分钱1个，能照12张底片，相纸两块八毛钱1大张，可冲洗100张相片，洗液水不值钱，这样照一份1寸黑白相片，3张收三毛六分钱，就能挣到两毛多钱。要是碰到有拍订婚照或结婚照的，一般都喜欢要“着色”的，比黑白的又多收三毛钱。

后来形势没那么紧了，王文华“鸟枪换炮”，花3000多块钱买了台支着三脚架用的“座机”，能伸缩的大镜头特“气派”。此后，他把“业务”拓展到了单位和学校，主要拍工作照和合影照。这样，下去的地方也多了，连武城、禹城 and 齐河等邻县也去过不少。

1979年，王文华转行放下了相机，用镜头呈现由普通家庭保存的老相片有多少，他自己也记不清。不过，从土坯屋到石灰房，从白头巾到遮阳帽……乡村社会发展的脉络从他的照片里一样有迹可循。那时单位、学校虽有“级别”，却没有相机，拍合影一样要找他们这些照相师傅。“人员到齐坐下后，管事的说照4寸就行，我说人太多，四寸的装不下，得照六寸的。”

王文华对于照相至今还有着割舍不去的特殊情结，一直珍藏着自己用过的几代照相机，尽管有的已经严重破损，可有人要花高价购买留存时，他却视如珍宝，总是舍不得出手。

上世纪60、70、80年代走街串巷村里来了照相师傅



骑着摩托车爱拍全家福

照相师：范玉香 从业时间：上世纪70年代至今

这位照相师叫范玉香，夏津县李楼乡孔市村人。1978年她开始照相时，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“摄影之家”出身的她不仅手艺精，服务也热情，在附近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。起初她骑着一辆半新的载重自行车，一天赶一个集，一六新盛店、二七大李庄、三八孔市、四九八方塔、逢五排十赶西李。她在集上把画着靓丽图案的背景布一挂，照相的大人小孩便围了上来。毕业了，生日了，青春的情影；过年了，过节了，团圆的合影；结婚了，生子了，幸福的留影……“逢会的时候，一赶就是好几天，有时就提前租个小门脸，搭起棚子做生意，

算是开了个临时的照相馆。”范玉香说。

春暖花开的时节，范玉香下集后还会进村照相，按现在的话就叫“实景拍摄”。湛蓝的天空，果树林、水塘旁、油菜花丛间，农家姑娘也不再扭扭捏捏，忘乎所以地展示着她们爱美求美的天性，这是多么自然和谐的图景啊！范玉香不停地按动“快门”，一幅幅精彩画面皆收镜头中，成了永恒留念。

干的时间一长，手头经济条件宽裕啦，范玉香把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。再到村里照相时，便有不少小伙子骑在她崭新的“嘉陵”摩托车上拍照。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当庄户人家堂屋相框里的

黑白相片渐渐退出，五颜六色的彩照登上大雅之堂时，范玉香适时将“海鸥”手动照相机，换成了“华夏”自动照相机，再后来又购买了一台更加便捷的数码相机。

今年63岁的范玉香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相机，她经常应邀到附近的村庄，帮助老人拍摄身份证照片。可在范玉香心里，一直留恋着拍摄黑白相片时的那种仪式感。她说，那时候拍张全家福，吆喝一声一大家人就能很快聚拢起来，现在不一样，年轻人都到外头“闯荡”，凑在一起不再容易。老人们也常念叨，想孩子们的时候，只能打个电话听听声音，看看相框里的照片了。

拍出咱农民的精气神

照相师：周龙喜 从业时间：1983年-1993年

因此，半路出家的周龙喜只学了个半生不熟，便购买了整套的照相设备仓促“上阵”，然而终因技术不过关，第一炮就没有打响：他到一所中学照毕业照，拍完后兴冲冲地赶回家冲洗，打开相机后盖却傻了眼，由于操作不当，胶卷根本就没“走”，这不仅浪费了师生们的感情，自己没挣到钱不说，还从此落下了“龙喜照相——不上卷”的笑话。

吃一堑，长一智。此后周龙喜苦练技术，很快熟练操作并掌握了拍摄“门道”，拍出的相片常得到大家的夸奖。

别看周龙喜是个地道农民，但他眼光放得远，也紧跟形势。周

龙喜喜欢“抓拍”，走街串巷给大伙照相时，常寻思着拍些反映农民精气神和乡村发展的相片，他觉得这样的“影像记忆”才具有价值。

在周龙喜精心保存的相片中，有黑白照、彩色照，单人照、合影照，小的有1寸照，大的有6寸照。那些摆拍的照片被老周称为“作业”，而不少用心抓拍的实景照片则可以被称为“作品”了：承包地里辛勤耕作的夫妇、打麦场边满面笑容的老人、村大街上“锣鼓喧天”的乡亲……看着这些，不禁让人回想起下地干活的步履匆匆，树荫底下席地而坐的短暂歇息，还有那秋收颗粒归仓后的踏实悠闲……

其中有一张最为生动，画面上群羊聚精会神地啃着遍地青草，手持长鞭的老人站在一旁绽放着微笑。在这位老人的笑容里，蕴含着多少心满意足呀！说到这张相片拍摄时的情景，周龙喜记忆犹新。他说，这张相片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在种好自家责任田的同时，有的还搞起了家禽饲养，过上了富足的日子。“那天我从姜庄村照完相回家，见到这位老人正在地头放羊。我跟他谈，老人家，给您照张相吧？行啊！老人爽快地应承着，还挺了挺微弯的腰板。我就按下了快门……”隔了那么久，周龙喜说起这张照片还是喜滋滋的。